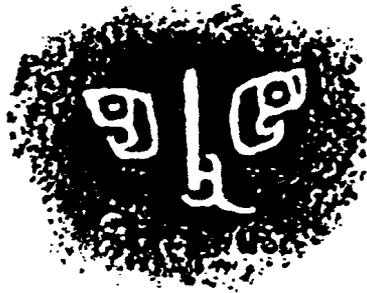


史學新探

趙儷生著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史 學 新 探

趙 儷 生 著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上 海

史 學 新 探

趙 儼 生 著

*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湖南路九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五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 1/2 字數：61,000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1—15,000本)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15,001—18,000本

書號：新 046 定價 三角四分

付印題記

一九五一年一月，我曾在上海海燕書店出過一本論叢式的小冊子，題名曰文史學的新探索。這本小冊子的缺點，主要是只以某一時期內作者自己所寫的論文爲收選標準，即性質不同者亦一併收入（例如論自然科學的文章也收進去了），因而不能免於龐雜之弊。但根據讀者意見，認爲其中有些論文還很需要。今年這本小冊子的版權轉移到新知識出版社，我便趁機會將它大大地修刪了一番，從原來的二十二篇中刪去了十七篇（這些被刪去的假如不是由於太膚淺和有錯誤，便是由於已經失去了作用），只留五篇。我又從近年來所寫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的論文中選出與史學工作有密切聯系的兩篇補入。此外，論中國新史學的建設問題一文刊出於一九四九年冬的新建設雜誌，距離現在已有五年的功夫了，其中有不少地方，對於五年來的現實說，已顯得陳舊。故再將我一九五二年六月刊在文史哲雙月刊上的與本文內容可以互相聯系的一篇論文學習「矛盾論」，聯系史學工作的一點體會，和新近在山東大學校刊新山大上刊出的另一篇論文論歷史科學內容的多樣性與複雜性，都編入了本集，以爲補充。這樣，這個新版本的本

頭，雖然由於只有九篇文章而較前縮小了，但在內容上，却緊湊了一些。因此，書名也隨帶地變動了，把原來「文」（當時的意思，是叫它代表文獻學，但却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代表文藝）的字樣取消，簡名之曰史學新探。

這本小冊子雖然經過這樣的淘汰，但其中的錯誤與膚淺之處也仍是不免的，希望讀者諸同志能够不棄指正。

趙儷生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於青島。

目 錄

論中國新史學的建設問題·····	七
學習「矛盾論」，聯系史學工作的一點體會·····	二〇
論歷史科學內容的多樣性與複雜性·····	二六
馬克思怎樣分析法蘭西第二共和時期的歷史？·····	三七
恩格斯怎樣分析法蘭西的農民戰爭？·····	六一
謹評聞一多先生的學術成就，兼論新中國文獻學所可能預期的水平·····	七三
說蜀漢的興起·····	八四
愛國主義思想家顧炎武的反清鬥爭·····	九一
我講授「明史」的兩點心得·····	一〇四

史 學 新 探

趙 儷 生 著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上 海

史 學 新 探

趙 儼 生 著

*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湖 南 路 九 號)

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〇 一 五 號

上 海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總 經 售

*

開 本 : 787×1092 1/32 印 張 : 3 1/2 字 數 : 61,000

一 九 五 四 年 十 二 月 第 一 版 第 一 次 印 刷 (1—15,000 本)

一 九 五 五 年 四 月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五 年 四 月 第 二 次 印 刷

印 數 : 15,001—18,000 本

書 號 : 新 046 定 價 三 角 四 分

付印題記

一九五一年一月，我曾在上海海燕書店出過一本論叢式的小冊子，題名曰文史學的新探索。這本小冊子的缺點，主要是只以某一時期內作者自己所寫的論文爲收選標準，即性質不同者亦一併收入（例如論自然科學的文章也收進去了），因而不能免於龐雜之弊。但根據讀者意見，認爲其中有些論文還很需要。今年這本小冊子的版權轉移到新知識出版社，我便趁機會將它大大地修刪了一番，從原來的二十二篇中刪去了十七篇（這些被刪去的假如不是由於太膚淺和有錯誤，便是由於已經失去了作用），只留五篇。我又從近年來所寫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的論文中選出與史學工作有密切聯系的兩篇補入。此外，論中國新史學的建設問題一文刊出於一九四九年冬的新建設雜誌，距離現在已有五年的功夫了，其中有不少地方，對於五年來的現實說，已顯得陳舊。故再將我一九五二年六月刊在文史哲雙月刊上的與本文內容可以互相聯系的一篇論文學習「矛盾論」，聯系史學工作的一點體會，和新近在山東大學校刊新山大上刊出的另一篇論文論歷史科學內容的多樣性與複雜性，都編入了本集，以爲補充。這樣，這個新版本的本

頭，雖然由於只有九篇文章而較前縮小了，但在內容上，却緊湊了一些。因此，書名也隨帶地變動了，把原來「文」（當時的意思，是叫它代表文獻學，但却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代表文藝）的字樣取消，簡名之曰史學新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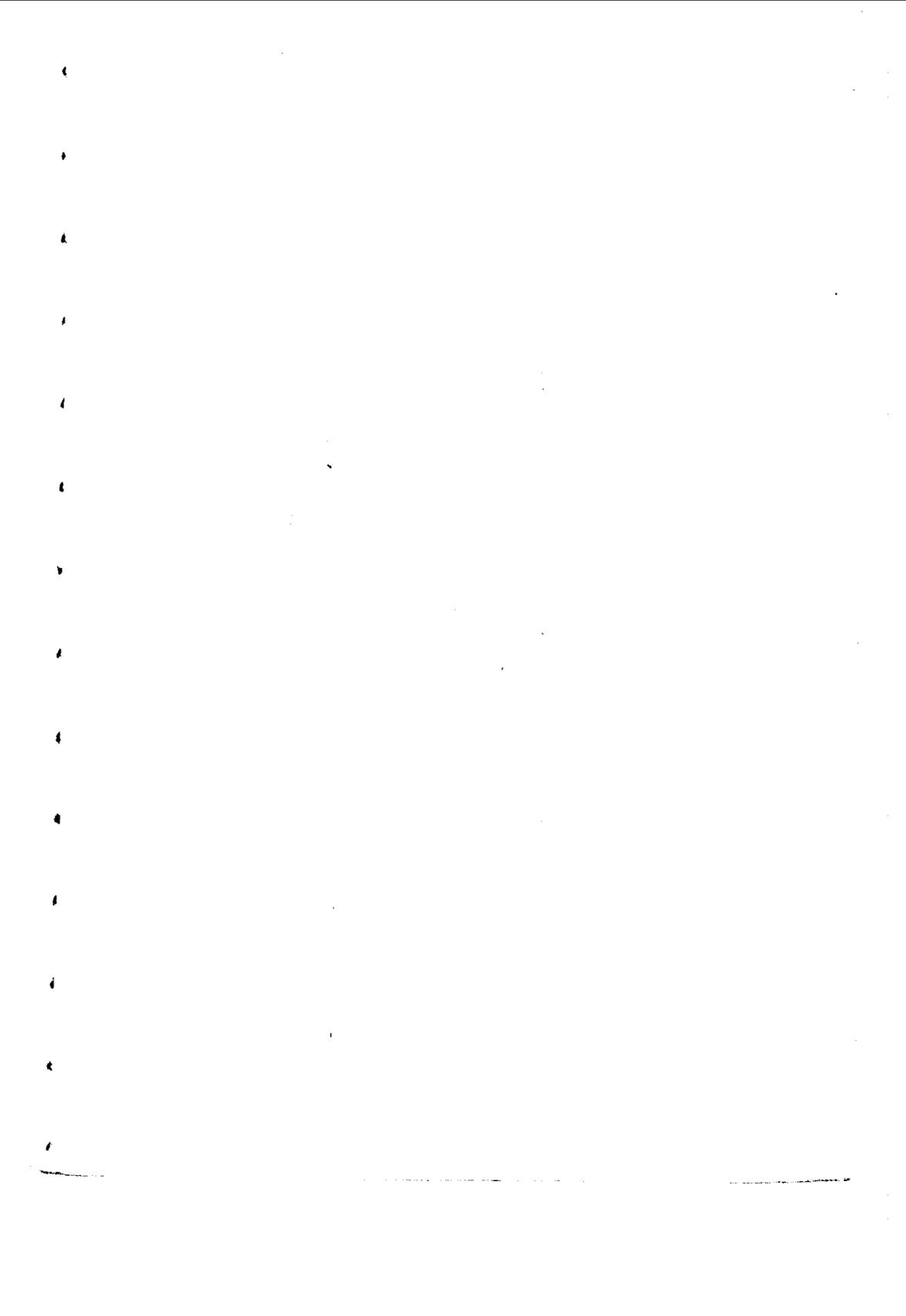
這本小冊子雖然經過這樣的淘汰，但其中的錯誤與膚淺之處也仍是不免的，希望讀者諸同志能够不棄指正。

趙儷生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於青島。

目 錄

論中國新史學的建設問題·····	七
學習「矛盾論」，聯系史學工作的一點體會·····	二〇
論歷史科學內容的多樣性與複雜性·····	二六
馬克思怎樣分析法蘭西第二共和時期的歷史？·····	三七
恩格斯怎樣分析法蘭西的農民戰爭？·····	六一
謹評聞一多先生的學術成就，兼論新中國文獻學所可能預期的水平·····	七三
說蜀漢的興起·····	八四
愛國主義思想家顧炎武的反清鬥爭·····	九一
我講授「明史」的兩點心得·····	一〇四



論中國新史學的建設問題

毛主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說：「隨着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這是一個多麼令人興奮的預言！而在這一即將來臨的文化建設的高潮中，中國新史學的建設事業，無疑地也將是其中極重要的一個環節。關於這，時賢已每每有所論列。我今不揣鄙陋，謹整理他們的要點，參與自己的所見，寫成此文，以供討論。

我認爲舊歷史的翻案問題，亦即舊史學的改造問題，是中國新史學建設事業中首要的一個問題（關於這，華崗曾有中國歷史的翻案一書，對此問題有所討論），而在這一問題中，不可避免地會包括以下三個環節，即（一）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亦即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原則之掌握與運用，（二）兩宋以及清代乾嘉以來歷史考證學成績的批判與承繼，（三）更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田野考古的展開。茲分別論述於下：

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亦即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的掌握與運用，在上述

三個內容中不是平列的，而是首要的，起着決定作用的；因為假如新中國的史學工作者不能學習着去正確地掌握這種「置諸四海而皆準」的原則的話，那末，他將不能從過去積累下來的反動派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心論的、或法西斯主義的「歷史」著作的影響下解脫出來，同時，他也將不能從許多進步派史學家底大體上正確、然而又包含了許多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錯誤中向前推進一步。這一任務自然是艱巨的，但新時代的人民是有足夠的理由向我們的史學工作者作出這樣提高的要求，而新時代的環境（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共和國の日趨繁榮等等）也確實準備了同樣足夠的條件，來幫助我們的史學工作者作出這樣的提高，只要他們肯付出足夠的主觀努力的話。問題是在於切不可忽視這一條件的決定性，或視這一條件與其他條件是平列的，甚或是次要的。李達在替呂振羽著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一書作的序文中，曾說道：

「在中國史研究的課題中，據我們目前所感到的，有兩個重要問題：第一是歷史方法論的問題，第二是史料的缺乏及其真偽考辨的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如果能够生動地應用而不誤入實驗主義或機械論的歧途，困難還容易解決。關於第二個問題，史料的缺乏，阻礙我們研究的進行，而史料的真偽的鑑別如有錯誤，結果必會顛倒歷史的真相。這兩個問題是密切的聯系着，我們必須連同去解決，才能着手研究。」

這一段話，大體上是對的；但當他認爲拿掌握方法與考辨史料兩相對比，前者是比較容易解決的困難時，他顯然是錯了。自然，這是十四年前的話，而今天的看法容或大有改變。但倘如有任何其他的人到現在還認爲歷史方法論問題，亦即「生動地應用而不誤入實驗主義或機械論的歧途」的事，是「還容易解決」的「困難」的話，那將大成問題！在史學研究中，或更具體地說，例如在清晰地劃分中國歷史的段落，或允當地評述一個中國歷史人物的過程中，要從反實驗主義（或主觀歷史主義）和反機械論（或「客觀」歷史主義）的兩條戰綫的鬥爭中得到勝利，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在處理法國小拿破崙這個歷史人物及其發動的霧月十八日政變的再版事件時，作家羅俄和社會學家普魯東便發生了各自的錯誤，而只有馬克思才能從對他們底偏向的糾正中，把握了正確的觀點和獲致了允當的評論。馬克思說：

「羅俄只是對政變負責的發動人作了辛辣的諷刺的罵。事件本身，在他的著作中，好像是晴天霹靂。他把這事件只看作是一個人的暴力行爲。他沒有看到，他賜予這個個人以世界歷史上空前的個人發動力，並不是使這個個人成爲渺小的，而反是使這個個人偉大起來。普魯東呢，他想要把政變敘述成爲以前的歷史發展底結果，可是，在不知不覺之間，政變底歷史的說明，却轉化成爲對於政變主人翁底歷史的辯護。這樣，他就陷於我們的所謂客觀的歷史家的錯誤。」^①

另一個較近的例子，便是艾思奇、藍莎、葉逸民等關於學習社會發展史、關於「宗教神話的出現」、關於「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諸點的爭論，艾思奇用了不小的氣力，才容易克服了「籠統地『罵倒』一切剝削制度，『罵倒』一切舊思想，一概稱之爲不合理的、騙人的」非歷史觀點。而與這些非歷史觀點相同或類似的觀點，也不見得就不在目前流行着的許多進步派的歷史著作中貯藏着和孳生着。吳玉章在他的《中國歷史教程序論中也說道：

「但是，把一切舊的社會與國家形式，一切傳統概念，都認爲不合理的，當作陳舊廢物而拋棄，認爲凡在現時以前的世界，都爲一些偏見所指示，因而一切牠的過去只值得歎息而輕蔑，牠的歷史不值得一顧：這樣就……抹煞了勞動人民的發展進化歷史所創造的文明，割斷了歷史，必然要走到空想的社會主義，……」

的確，這種對於歷史的看法是確實在好幾種歷史著作中存在過的，這都是從長期積累下來的舊觀點舊看法中一旦掙脫出來不免矯枉過正，把握未能穩妥的偏差現象，而這種現象是有害的。爲了要把毛主席倡導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充分反映在新史學的研究工作裏，我們就只有正確地掌握與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亦即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

主義原則，時時向過右和過「左」的兩種偏向作不妥協的鬥爭。關於這方面，下引艾思奇在再評關於社會發展問題中的非歷史觀點中的一段話可以被當做結論：「舊的觀點，是舊社會剝削階級思想長期影響的結果，它有它特殊關於世界歷史和人類社會的歪曲的看法作基礎，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爲剝削者的利益辯護的『學術』作基礎。要打破舊的觀點，必須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術，有系統地來推翻這種舊的『學術』，單憑講一些口號和名詞，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其次，將說及兩宋、明中葉以及清代乾嘉以來歷史考證學的批判與發揚的問題，這也是史料的考辨和審訂問題。這一問題是與前一問題緊密地連結着，在前一問題的首要性與決定性強調地提出之後，緊接着便不能不觸及的次一問題。不掌握方法，只注意材料，其結果是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反過來假如只掌握方法而忽略了材料的考辨和審訂，其結果是只保有森林的空洞概念，連樹木也沒有了。恩格斯在指出他的老友馬克思的方法的正確之後，也同時指出他對於歷史材料的精確的知識。恩格斯說：

「但要做到這個地步（「這個地步」是指馬克思關於拿破崙第三政變事件之「天下無雙的洞

察」——作者），馬克思對於法國歷史還一定要有精確的知識。……馬克思不只特別愛好研究法